

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05

佛般泥洹经 2 卷

[卷上](#) [卷下](#)

No. 5 [No. 1(1), Nos. 6, 7]

佛般泥洹经卷上

西晋河内沙门白法祖译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王舍国鹞山中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。时，摩竭国王，号名阿闍世，与越祇国不相得，欲往伐之。自与群臣共议：「越祇国富，人民炽盛，多出珍宝，不首伏于我，宁可起兵伐其国？」国有贤公，公名雨舍，雨舍公者，逝心种也，公言：「唯命。」王告雨舍公言：「佛去是不远，若持王声，往至佛所，头面着足，问佛消息，身体平安不？飡食如常不？问佛礼竟，自持若意白佛言：『越祇国大轻易王，王欲往伐之，宁能得胜不？』」

公受王教，即严车五百，乘骑二千，步人二千，往到王舍国，得步径止车下，到佛所见佛前。头面着佛足，佛与机使坐，问国丞相：「从何所来？」公言：「王使臣来，稽首佛足，问佛消息，身体平安不？飡食如常不？」佛即问：「王及国人民，宁安和不？谷余平贱不？」公言：「得佛恩，皆自安和，风雨时节，国中丰熟。」佛言：「公行道人马，皆平安不？」公言：「得佛恩，行道皆平安无他。」

公白佛言：「王与越祇国有嫌，欲往伐坏之，于佛意何如？可得胜不？」佛言：「是越祇国人民，持七法者，王不能得胜，不持七法者可胜。」

佛言：「我昔尝往到越祇国，国有急疾神舍，我止顿其中。越祇国中诸长老，皆来语我言：『阿闍世王欲来伐我国，我曹谨勅自守国。』」

佛言：「我即告诸长老，莫愁莫恐；若曹持七法，阿阇世王来者，不能胜汝。」

雨舍问佛：「七法者何等？」

时，佛坐，阿难从后扇佛。佛告阿难：「汝宁闻越祇国人，数相聚会，讲议政事，修备自守不？」

对曰：「闻其数相聚会，讲议政事，修备自守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彼为不衰。汝闻越祇，君臣常和，所任忠良，转相承用不？」

对曰：「闻其君臣常和，所任忠良，转相承用。」

「汝闻越祇国，奉法相率，无取无愿，不敢有过不？」

曰：「闻其奉法相率，无取无愿，不敢有过。」

「汝闻越祇，礼化谨敬，男女有别，长幼相事不？」

曰：「闻其礼化谨敬，男女有别，长幼相事。」

「汝闻越祇，孝于父母，逊弟师长，受诫教诲不？」

曰：「闻其孝于父母，逊弟师长，受诫教诲。」

「汝闻越祇，承天则地，敬畏社稷，奉事四时不？」

曰：「闻其承天则地，敬畏社稷，奉顺四时。」

「汝闻越祇，尊奉道德，国有沙门应真及方远来者，供养衣被、床卧、医药不？」

曰：「闻其尊奉道德，国有沙门应真及方远来者，供养衣被、床卧、医药。」

佛言：「夫有国者，行此七法，难可得危。」

雨舍公对言：「使越祇持一法者，尚不可攻，何况七法？」公曰：「国事多故，当还请辞。」佛言：「可宜知时！」即从坐起礼佛而去。

去未久，佛呼阿难勅之，往至鹞山中，请诸比丘僧皆聚会，着讲堂中。阿难即受教诏，至鹞山中，勅诸比丘僧：「佛请诸比丘。」比丘悉来，皆为佛作礼，佛即在前，至讲堂中，设座已皆坐。佛告诸比丘：「若曹当持七戒法。何等为七？比丘当数相聚会诵经，法可久。上下相承用坐起，法可久。坐起不得念家室妻子，法可久。在山阻间，若在深林树下冢间，当自思惟五灭，法可久。少年奉道，当先问长老比丘，敬畏承用，受教莫厌，法可久。心当奉法，敬畏经戒，法可久。持二百五十戒，具以得阿罗汉道，欲来学者莫却，入者相承用，来者所有衣被饮食当共享，病瘦当相瞻视。比丘持是七法，法可久。」

「复有七法，皆听。」

比丘诺：「受教。」

「比丘不得贪卧，卧者、不得思他事，法可久。乐守清静，不乐有为，法可久。乐贤共坐，守忍辱行，慎无诤讼，法可久。不得责望人礼敬，为人说经不用作恩德，法可久。小得道，头角莫自憍恣，法可久。不思诸情欲，心不投余行，如此者法可久。不贪利养，常乐隐处。草蓐为床。比丘持是，法可久。」

「复有七法，皆听。」

诸比丘言：「受教。」

「人有惠彼物，余人不得有恨意，法可久。当知羞惭，法可久。不懈于经戒，法可久。坐起心不忘经法，法可久。坐起不相厌苦，法可久。坐起当明经法，法可久。学读经当讽诵惟其深义。比丘持是七法，法可久。」

「复有七法。佛在世间，为比丘作师。比丘敬佛所说戒勅，持受戒法，不慢念师恩，持师戒法，法可久。不得下道，当随佛法约束，法可久。敬比丘僧，受其教戒，得当承用无厌，法可久。当重持戒能忍辱者，法可久。随经戒心无所贪爱，常念人命非常，法可久。昼日不得贪饭食，夜卧不得贪好床，法可久。自勅顿思惟世间扰扰，所念莫懈，莫随恶心，莫随邪心，邪心

来至，自戒莫随，当端心，世间人为心所欺，比丘莫随天下愚人心。持是七法，法可久。

「复有七法。」

比丘僧言：「受教。」

「比丘当重经如愚人重珍宝，持经当父母，当用经生活，父母活人一世耳，经度人无数世，令人得泥洹道，用是故，法可久。不得贪食嗜味，食不得多，多者病人，少者复饥，趣可而已，不得味饭，法可久。当持身比土，日当忧死，不乐在生死中，生者多忧，忧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亲属、奴婢、知识、畜生、田宅，是曹忧者，皆愚痴忧耳。如人有罪，为吏所取，虽有宗亲，不得前附，用是秽故；身当以比土，独来独去，当与身竞，法可久。勤修精进，端身口意行无过失，取道不难，法可久。惧降心意，不听六情，抑淫怒痴，无有邪行，法可久。坐众人中，不羞众人，为人所敬，心净端故，不恐不畏；取道不邪，如人为人所谗，为吏所捕，吏虽执之，其人不恐，用无所犯故；清净持戒，畏佛戒语，坐众人中不恐，心净故，法可久。敬慎不自僿慢，从慧者受经戒，见痴者当教经戒。比丘持是七法，法可久。」

「复有七法。」

比丘言：「受教。」

「比丘常当念经，弃贪淫之态，常当念度世之道，自思惟身体，法可久。常持佛所说经，用着心中，既着心中，当端其心，弃恶心受好心，如人衣多垢，以淳灰浣之再三，遍垢便去；念佛语当持戒，去恶就善，法可久。当与心净，不当随心，心欲淫怒痴不得听，常自戒于心，不得随心，如人从军，健者众人共将蹶在军前锋，难得复还，意欲悔却，羞其后人，以受净戒，但当端心正意，在众人前，莫得在后，可先得道，法可久。当知所入法行多少深浅，熟与初头志，当日胜乐经，不厌苦、不择食、不择床卧，以道自劝乐，法可久。当敬同学，当持同学作兄弟，当端外内，外者身口过，内者心过，当思惟是二事，法可久。坐自思惟，九孔恶露无所不有，一孔主内，九孔皆出不净；饥饱寒热，皆为苦极，身体难得宜适，皆不净洁；内怀不净，风寒热见外，有不净反自覆，鼻见吐寒热，心皆不喜，有臭者，亦不恶不喜，比丘当端心内外，法可久。视天下人，帝王亦死，贫富贵贱，无有离死者，同死生之道，如人梦见好舍好园豪贵快乐，寤则不见，世间所有贫富贵

贱，如人梦耳，自思惟世间，譬如人梦。比丘持是七法，思惟莫失，法可久。

「复有七法。比丘僧当有慈心于天下，有慈心于佛，人骂不得应，不得恨，持慈心向天下，如狱中有系囚，常慈心相向。人处世间，亦当慈心转相愍念，比丘执心人骂无怒，将蹶无喜生有是心，可以无忧。所以不与世人诤者，譬如犍牛食刍草，出乳乳出酪，酪出酥酥成醍醐，持心当如醍醐，奉佛戒，法可久。端舌莫妄语，语莫伤人意，舌当端，舌不端，使人不得道；舌致刀杖或致灭门，为道常当端舌，法可久。端心莫念恶，莫思淫，有淫心者，不成阿罗汉道。夜卧淫欲态欲来者，当念女人恶露，淫意即解；恨怒心来，当念生在地上不久，法可久。若有将请比丘饮食，余人不得念言：『是比丘独得，我不得。』不得有是。曹念比丘病人，傥有义持医药来与之，余人不得念言：『独视彼，不视我。』不得念是。人持衣物遗比丘，余人不得念言：『我独不得。』何以所行乞匄得者？以在钵中，不得言多少，心如是者，法可久。持戒法慎戒法，不知者当问知戒比丘。念佛念法念比丘僧，莫得休息，展转相承用；于衣中得虱，当有慈心向之，法可久。见死人言：

『此人既死，不知经道，举家啼哭，及知识亲属不知，此人独如去。』比丘以得道，能知死人魂神所趣向，佛经不可不读，道不可不学，天下径道众多王道最大，佛道亦尔，最上道也。如数十人，各持弓箭射堦中，有前中者，有后中者，射不休息，必复中堦，行佛经道如此，莫懈莫念。前以得道，今我不得道，不得有是恨，如人射不休息会中堦，为比丘不止会得道，法可久。坐起当相承用，佛经当读讽诵，思惟其义，除谨清信士、清信女，如此七，法可久。奉是七七四十九法，如天下水，小溪水流入大溪，大溪水流入江，江流入海。比丘！当如水流入海，为道不止会，当得阿罗汉道。」

佛从王舍国起，呼阿难：「去至巴邻陬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即从摩竭国行未至巴邻陬。中间有为罗致陬，佛至呼比丘僧：「皆听。」比丘诺：「受教。」

佛言：「天下有四痛，佛所知，人皆不知。用人不知故，生死不止，无休息时。何等为四？生痛、老痛、病痛、死痛，人不思惟是四痛，强力忍之故生死不绝无休止时，佛故发是四痛以告人。虽有父母妻子，皆当别离，转相忧思啼哭不止。诸所恶见日在目前，用是故佛出经，当离是四痛，奉八戒，身亦可厌。」

佛言：「一者受佛语。二者当远离爱欲就道，无所贪诤。三者不妄言、绮语、两舌、恶口，四者不得杀盗犯人妇女。五者不得嫉妬瞋恚愚痴。六者坐自思惟四痛，着意中。七者思念身体皆不净。八者视生死身体皆当作土去。佛亦念是四痛来，佛亦念是四痛，去佛亦出是八戒，来佛亦出是八戒，当念佛经深义。诸比丘！有念于父母妻子，念世间生活者，不得度世道。乐世间心不乐道，道从心起，心正者可得道，心小端可得上天，明经者可得作人，当断地狱、畜生、饿鬼道。佛为天下正生死道，诸比丘当思惟之。」

佛从罗致聚，呼阿难：「去至巴邻聚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即随佛去。时比丘僧，有千二百五十人，佛至巴邻聚，树下坐。巴邻聚鬼神即往告逝心理家，皆出有持席者，持毼[毯-炎+登]者，持灯者，皆往至佛所，前为佛作礼，却在一面坐。

佛告逝心理家：「人在世间，其有贪欲，自放恣者，即有五恶。何等为五？一者财产日耗减。二者不知道意。三者众人所不敬，死时有悔。四者丑名恶声，远闻天下。五者死入地狱三恶道中。人能伏心，不自放恣者，即有五善。何等为五？一者财产日增。二者有道行。三者众人所敬，至死无悔。四者好名善誉，远闻天下。五者死生上福德之处。不自放恣，有是五善，汝等自思惟之。」佛为逝心理家说经竟，皆欢喜，为佛作礼而去。

佛起到阿卫聚，坐一树下，持道眼见上诸天，使贤善神营护此地。佛从宴坐起，出阿卫聚，更坐一处。贤者阿难正服从坐起，稽首毕一面住。佛问阿难：「谁图此巴邻聚，起城郭者？」对曰：「摩竭大臣雨舍公，图起此城，欲以遏绝越祇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阿难！雨舍公之贤，乃知图此。吾见忉利天上诸神妙天，共护此地，其有土地，为天上诸神所护持者，其地必安且贵。又此地者，天之中也。主此四分野之天，名曰仁意，仁意所护者，其国久而益胜，必多圣贤智谋之人，余国不及，亦无有能坏者。是巴邻城，欲坏时，当以三事：一者大火，二者大水，三者中人与外人谋；乃坏此城。」

大臣雨舍闻佛与比丘众，从摩竭国转游到此，即乘王威严车五百乘，出巴邻聚往到佛所，前为佛作礼，却坐一面，前白佛：「明日宁可与诸比丘俱于舍小食？」佛默然不应。雨舍公言如是者三。佛法默然者，如言：「可。」雨舍公即去，严舍中，为佛及诸比丘僧，施設床座，然灯火，饭餐具。

明日，雨舍公往请佛，佛时与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往。饭食讫竟，佛即祝愿言：「使若得道，莫乐国公位，虽今世不得离于县官者，若今饭佛及比丘僧，使若后世脱于县官。世有明者，当饭食贤善道人，道人祝愿，不弃仕官，求官不可有贪心、酷心、进心、乐心、劝心，去是五心事县官者，可得无他，死后可得除地狱之罪。雨舍公！若自思惟。」公言：「诺，受教。」佛及比丘僧皆起去。佛出城门，公即随佛后，视佛从何城门出，欲名佛所出门为佛城门；所度小溪水，名为佛溪。

佛至江水边，时，人民大众多欲度中，有乘舫舡者、小舡者、竹桴度者，佛坐思念：「我未作佛时，度此曹水，乘桴船度，今我身不复乘桴船度水。」佛自念言：「我是度人师，使人得度世道，不复从人受度。」念适已，诸比丘皆已度。佛呼阿难：「俱至拘邻聚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佛即与千二百五十比丘，悉俱至拘邻聚。佛言诸比丘：「皆听。持善心与天下无诤，自思惟当知无常，以慧忧身。持善心与天下无诤，自思惟以即明，明者即去贪淫、瞋恚、愚痴之态，三态去，即得度世道，不复生死，心不复走，一心无所著，如国王乐独思，若干人众中我独主。得道者，度世者，亦自思心，有若干千万端，今皆主是心，如国王典主人民。」

佛复从拘邻聚，呼阿难：「俱至喜豫国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佛与诸比丘俱至喜豫国捷提树下坐。佛遣诸比丘僧于喜豫国分卫，以还，白佛言：「喜豫国多病者，人民多死者，中有优婆塞，名玄鸟、时仙、初动、式贤、淑贤、快贤、伯宗、兼尊、德举、上净，等十人，皆优婆塞，持五戒，今皆死。」诸比丘俱问佛：「是诸优婆塞，死者皆趣何道？」佛言：「玄鸟等十人，死皆在不还道中。」

佛告诸比丘僧：「若曹但见十人死，佛持天眼见，见优婆塞死者五百人，皆生不还道中。复有二百优婆塞，如难提等，生时无淫态、无怒态、无痴态，死皆生忉利天上，得沟港道，当复七死七生便得阿罗汉道。玄鸟等五百人，皆得不还道，自于天上得应真道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若行分卫来还，何为道是十优婆塞？若曹故欲扰佛，谓佛不欲闻是恶，佛亦当何所畏难，其有生者皆当死，过去、当来、现在诸佛，皆般泥洹。今我作佛，亦当般泥洹，用是身故作佛，若干劫求佛，止生死之道，作佛绝生死之本，知是人本从痴故，从痴为行，从行为识，从识为字色，从字色为六入，从六入为裁，从裁为痛，从痛为爱，从爱为求，从求为有，从有为生，从生为老死，忧悲苦不如意恼，如是合大苦阴堕习。佛故思惟生死本，如车有轮，车行无休息时，人

从痴故得生死，以去痴便痴灭，以痴灭便行灭，以行灭便识灭，以识灭便字色灭，以字色灭便六入灭，以六入灭便裁灭，以裁灭便痛灭，以痛灭便爱灭，以爱灭便求灭，以求灭便有灭，以有灭便生灭，以生灭便老死灭，以老死灭便忧悲苦不如意恼灭，如是合大阴堕习为尽。佛故先为若曹说，痴故有生死，慧者持道，不复生死。」

佛言：「若曹当念奉佛法圣众净戒，相承用教佛经，当思惟端心，不复更生死，无忧哭之患。」

佛从喜豫聚，呼阿难：「至维耶梨国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佛从喜豫聚，至维耶梨国，未至七里，佛止[木*奈]园中。有淫女人，字[木*奈]女，有五百淫女弟子，于城中闻佛以来在[木*奈]园中，皆勅五百淫女弟子，令好庄衣严车，从城中出，至佛所欲见佛，为佛跪拜。时，佛在[木*奈]园中，与千比丘俱，为诸比丘说经。佛见[木*奈]女与五百淫弟子俱，皆好庄衣，佛勅诸比丘：「汝曹见[木*奈]女与五百淫弟子俱，皆低头，端若心，虽好庄衣来，譬如画瓶，外有好画，中但有不净，封结不可发解，解者不净臭即至。[木*奈]女皆是瓶辈，其有比丘当见力。何等为见力？去恶就善，不听淫态，宁自破骨破心燔烧身体，终不随心作恶，不但力士为多力，能自端心，胜于力士。佛与心净以来，其劫无数，不听随心，勤力精进，自致作佛。比丘可自齐端其心，心久在不净中，今亦可自拔擢，自思惟身体五藏，亦可齐止生死之法，视外亦苦，视中亦苦，端若心。」

[木*奈]女到，下车至佛所，为佛作礼却坐一面，诸比丘皆低头。佛言：「若何缘来？」[木*奈]女言：「我数闻佛尊于诸天，故来跪拜。」佛言：「[木*奈]女！若乐作女人耶？」[木*奈]女言：「天使我作女人耳，我不乐也。」佛言：「汝不乐作女人者，谁使汝畜五百淫弟子者？」[木*奈]女言：「是皆贫民，我养护之。」佛言：「不然。若不厌女人之病，月期不净，拘绊捶杖，不得自在，不厌汝身，反更从五百人。」[木*奈]女言：「我痴所致，慧者不为是。」佛言：「审如是者善。」[木*奈]女即长跪白佛：「明日请佛及比丘僧。」佛默然不应。[木*奈]女大喜，即起为佛作礼而去。

去未久，维耶离豪姓诸理家，闻佛比丘僧俱来，去城七里，在[木*奈]园中。即乘王威，皆严驾乘而出，欲覲见供养佛。中有乘青马青车，青衣青盖，青幢青幡，官属皆青；中有乘黄马黄车，黄衣黄盖，黄幢黄幡，官属皆黄；中有乘赤马赤车，赤衣赤盖，赤幢赤幡，官属皆赤；中有乘白马白车，白衣白

盖，白幢白幡，官属皆白；中有乘黑马黑车，黑衣黑盖，黑幢黑幡，官属皆黑。佛遥见车骑数十万人来，即告诸比丘：「汝欲见忉利天上帝释苑中侍从出入者，如此诸理家无有异也。」诸理家行到道口，皆下车至佛所，前者为佛跪，中央者皆低头，最后者但叉手皆坐。佛问：「若曹所从来？」诸理家言：「闻佛在是故，出城跪拜。」中有一人字宾自，起至佛前，熟视佛。佛问：「若何等视？」宾自言：「举天上天下，皆为佛倾动，我视佛无厌极。」佛言：「宾自！庄当熟视佛，久远乃复有佛耳，曼有佛时，当受佛教命。」中有四五百理家言：「宾自有大德，与佛共谈。」宾自言：「我遥闻佛经，我念作是经久，我适今日乃得见耳，我有慈孝心于佛。」佛言：「天下人少有如宾自辈，慈孝于师。」

佛告宾自：「佛出于天下，知天下生死之道，说经开化天上天下及鬼龙，无不倾侧者，是佛第一威神。其有读佛经，自端心得道者，是佛第二威神。佛于天下说经，贤者无不喜，闻者无不喜，学者转相教，转相授导，转相端心，是佛第三威神。其学佛经者皆喜，如愚人得金，上智者得应真道，第二者可得不还，第三者可得频来，第四者可得沟港，第五持优婆塞五戒者，可得天上，持三戒者，可得作人。佛出在天下，因现此道，是佛第四威神。」佛告宾自：「若来熟视佛，若说数闻佛名希见佛。时坐中有数十万人，皆不问佛，若独问，是佛第五威神。」佛告宾自：「天下智慧者少，无反复者多，受佛经道，受师好语，持师戒法，诸鬼神龙，无不护视者，吏不敢妄召呼，当慈孝于师，师不从弟子有所求索，在师前当敬师，背后当称誉师，师死常当忆念，于今宾自者，人中雄善乐法清戒。」

维耶梨逝心理家，请佛明日旦，宁可与诸比丘入城饭食？佛言：「[木*奈]女朝旦来请佛及比丘僧。」诸逝心理家，皆俱去。

[木*奈]女明日旦来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已设座，饭餐具皆已办，愿天尊屈威神。」佛言：「若径去，我今随后。」佛起着衣持钵，与比丘俱入城。城中观者数十万人，中有贤善优婆塞，皆言：「佛如明月，弟子如明星，与月相随。」时，佛好如是。

佛至[木*奈]女家，就坐行澡水，佛及诸比丘僧饭食竟，澡手已毕，[木*奈]女持小机，于佛前坐。佛告[木*奈]女：「圣人及天下尊豪富贵，唯尚戒净，明佛诸经。坐中语言，无不好听，其所行处，无不敬爱者，今在天下作人，不

贪财色，奉佛神化，死无不生天上者。」佛告[木*奈]女：「善自爱重，持五戒。」佛与比丘俱去。

佛从维耶梨国出，告阿难：「宁可俱至竹芳聚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又闻竹芳聚，米谷大贵，诸比丘求分卫难得。佛坐思惟，维耶梨国饥馑，谷余腾贵，其聚狭小，不能供诸比丘分卫，佛思念，欲遣诸比丘，分布余国贱米谷处行分卫。佛告诸比丘僧：「是竹芳聚，米谷腾贵，求分卫难得；彼间有沙罗提国丰熟。是维耶梨四界，米谷皆贵，我自与阿难，俱留此竹芳聚。」诸比丘受佛教，皆去至沙罗提国。

佛与阿难俱，至竹芳聚，身皆大痛，欲般泥洹。佛自念：「诸比丘皆去，我独般泥洹，不事无教戒？」阿难从一树下起至佛所，问佛：「圣体不和宁差不？」佛言：「未差大剧，欲般泥洹。」阿难言：「且莫般泥洹，须比丘僧聚会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我已有经戒，若曹但当案经戒奉行之，我亦在比丘僧中，比丘僧皆已知佛所教勅，事师法皆以付诸弟子，弟子但当持行熟学。今我身皆痛，我持佛威神治病，不复持心思病，如小差状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今佛年已尊，且八十，如故车无坚强，我身体如此无坚强，我本不为若曹说，无有堕地不死者，最上有天，名不想入，寿八十亿四千万劫，会当复死，用是故起经于天下，断生死之根本。我般泥洹以后，无得弃是经戒，转相承用，自思中外，端心正行，当持戒法，中外令如常。其有四辈弟子，持戒法者，皆佛弟子，其有学佛经道者，皆是佛弟子。佛弃转轮王，忧天上天下人，亦可自忧疾，去淫态、怒态、痴态。」

佛从竹芳聚，呼阿难：「且复还至维耶梨国。」阿难言：「受教。」佛还维耶梨国，入城持钵行分卫，还止急疾神树下露坐，思惟生死之事。阿难远在一树下，思惟阴房之事，起至佛所，为佛作礼已，住白佛言：「何以不般泥洹？」佛告阿难：「维耶梨国大乐，越耶国大乐，急疾神地大乐，沙达诤城门大乐，城中街曲大乐，社名浮沸大乐，阎浮利天下大乐，越祇大乐，遮波国大乐，萨城门大乐，摩竭国大乐，满沸大乐，郁提大乐，酰连溪出金山大乐，阎浮利内地，所生五色如画，人在其中生者大乐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其有比丘比丘尼，持四法熟思正心不随心，外亦思善，中亦思善，心亦无所复贪乐，心不惊恐不复走，比丘比丘尼，其有持志意如是四法，名四神足，欲不死一劫可得。」魔时入阿难腹中。佛复告阿难：「如是尚可。」

阿难复言：「佛何以不般泥洹？时足可般泥洹。」佛复言：「阎浮利大乐，其有知是四神足者，当可在天地间一劫有余。」佛告阿难如是者再三，阿难不应四神足事。佛告阿难：「若却于树下自思惟。」

佛起至酰连溪水边树下坐，魔来至佛所言：「何以不般泥洹？」佛言：「咄！弊魔！未可般泥洹，须我四辈弟子黠慧得道，须我天上诸天世间人民逮及鬼神智慧得道，须我经法遍布天下，未可般泥洹。」魔知佛当般泥洹，欢喜而去。

佛坐自思惟：「亦可放弃寿命，意欲放弃寿命。」时天地大动，诸鬼神皆惊。阿难于树下，惊起至佛所，前以头面着佛足，却在一面住，白佛：「我于树下坐，天地大动，我惊衣毛为起，我生不更是曹地动。」

佛为阿难说：「天地动有八事。何等为八？地在水上，水在风上，风持水，如从地上望天，或时风动水，水动地，地因动，是为一动。有阿罗汉尊贵，自欲试威神，意欲令地动，因以手两指案地，天地为大动，是为二动。中有天威神大，意欲动地，地即为大动，是为三动。佛为菩萨时，从第四兜术天来下，入母腹中，时，天地为大动。菩萨从右肋生时，天地为大动。菩萨得道为佛时，天地为大动。佛起本经时，天地为大动。佛放弃寿命，天地为大动。」佛告阿难：「今佛却后三月当般泥洹，天地为当复大动，是为八动。」

阿难闻佛自期三月，即啼而问：「得无以弃寿命？」佛告阿难：「是以弃寿命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我从佛闻口受，若比丘有是四法，名四神足，欲不死一劫可得。佛德过四神足，何以不止过一劫？」佛告阿难：「是若过，是若所作。我再三告言，阎浮利内大乐；若径默然不应。我见若头角，若何以听魔使得入若腹中？我今不得复止，却后三月当般泥洹。」阿难即起，语诸比丘僧：「佛却后三月当般泥洹。」佛告阿难：「皆聚会诸比丘，着大会堂中。」阿难白言：「比丘僧皆在大会堂中。」佛即起到大会堂中，诸比丘皆起，为佛作礼。

佛告诸比丘：「天下无常坚固人，爱乐生死，不求度世道者，皆为痴。父母皆当别离，有忧哭之念，人转相恩爱贪慕悲哀，天下无生不死者。我本经说，生者皆当死，死者复生，转相忧哭，无休息时。须弥山尚崩坏，天上诸

天亦死，作王者亦死，贫富贵贱下至畜生，无生不死者，莫怪佛却后三月当般泥洹。佛去亦当持经戒，在者亦当持经戒，趣至度世，不复生死，无复忧哭。佛经当使长久，佛去后天下贤者，当共持经戒，天下人自正心者，天上诸天，皆喜助人得福。佛经可读、可讽、可学、可持、可思、可正心、可端意、可转相教，有四事：端身、端心、端志、端口。复有四事，欲怒者忍，恶念者弃，贪欲者弃，常当忧死。复有四事：心欲邪者莫听，心欲淫者莫听，思欲恶者莫听，思欲豪贵莫听。复有四事：心常当忧死，心所欲图恶者莫听，当捡心，心当随人，人莫随心，心者误人，心杀身，心取罗汉，心取天，心取人，心取畜生虫蚁鸟兽，心取地狱，心取饿鬼，作形貌者，皆心所为。寿命，三者相随，心最是师，命随心，寿随命，三者相随，今我作佛，为天上天下所敬，皆心所为，当念生死之痛，与家室别离，当念八事，思惟佛经：一者当弃妻子求度世道，不与世间诤，无贪心。二者不得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、吟啸、歌戏。三者不得杀生，盗人财物，思念淫泆。四者不得怀怒痴贪。五者不得嫉彼慢人。六者不得思念作恶加痛于人。七者无作恣态，不得懈怠着卧，存味饮食。八者当忧身生老病死。持是八事，自端心，可与天下无诤，当趣度世道。诸比丘当思惟是八事，本四痛，佛经可长久。」

佛从维耶梨国，呼阿难：「去至拘邻聚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佛从维耶梨国出，回身视城。阿难即前问佛：「佛不妄转身视城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我不妄转身，夫作佛不得妄还向视。」阿难言：「佛还向视者何意？」佛言：「我今日寿竟，不复入是城，故还顾耳。」随佛有一比丘，前问佛：「于今不复还入是城中？」佛言：「我当般泥洹，不复还见维耶梨国，当至华氏乡土。」

佛至拘邻聚，聚中有园，名尸舍洹。佛皆呼诸比丘：「今作心净洁坐，自思惟，知生中慧者使心端，心端者淫怒痴态三态皆解，其比丘自说以断生死之根，得罗汉道，一心无所复忧，不复忧生死，虽更苦，得不生死之道。」

佛从拘邻聚，呼阿难：「去至捷梨聚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佛与比丘僧，俱至捷梨聚。从捷梨聚，佛呼阿难：「俱至金聚。」与比丘僧俱，佛告诸比丘：「其有比丘，净心思心智心自思惟，其有智知经者，是慧心本，淫心、怒心、痴心皆灭去，三心清净，欲得度世道不难。以得罗汉道，诸淫、怒、痴皆消灭去，当自说已弃是三事，不复作生死之法。」

佛从金聚，呼阿难：「且复至授手聚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即与诸比丘俱，至授手聚。佛告比丘：「净心思心智心，有净心意者，心即生，智心即生，智心即生开解，不念淫，不念怒，不复痴，心乃开解。」比丘自说言：「我所求皆得，因见罗汉道。」

佛从授手聚，呼阿难：「去至掩满聚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即与诸比丘俱，至掩满聚。佛告诸比丘僧：「净心之法，思心智心，至无淫怒之态，得净心之道，思心智心，即生思心之道，净心智心，即开解智心之道，净心思心即明。人有褻与染者作色，褻布净洁，作色皆好，是褻净故。比丘有是三心，净心、思心、智心，净心为尸大，思心为三摩提，智心为崩慢若。尸大心者，不淫、不怒、不贪。三摩提者，摄心令不走。崩慢若者，心无爱欲，持佛经戒。如人有褻布，褻布有垢，人欲染作色，以着染中，色不明。比丘不定在净心、思心、智心，欲得道者难，坐心不解故。比丘心自解，坐思即见天上，具知人心所念，亦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善恶所趣，如清水下有沙石，青黄白黑，水中所有皆现，但水清故；求度世道，如是心清净。譬如溪水，浊，下沙石不见，亦不知水深浅；比丘心不净，不能得度世道，坐心浊故。」

佛从掩满聚，呼阿难：「俱至喜豫聚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即与诸比丘俱，至喜豫聚。佛告比丘：「若有净心思心智心，师所教授，弟子当学，思师同不能入弟子心中，端弟子心，比丘当自净心，端是心，心端则得度世道，当自说已得度世道，断生死之根本。」

佛呼阿难：「至华氏聚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即与诸比丘俱，至华氏聚。佛告诸比丘：「心有三垢，淫垢、怒垢、痴垢，持净心却淫垢，持思心却怒垢，持慧心却痴垢，比丘自说以得度世道，断是生死啼哭忧思之本。」

佛复从华氏聚，呼阿难：「俱至夫延城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即与诸比丘俱，至夫延城北树下坐。阿难坐边树下，精思内观，地大动。阿难起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地何以大动？」佛言：「地动有四因缘：一动者地在水上，水在风上，下风动摇水，水动摇地，地因动，是为一动。其有阿罗汉，欲自试道，以手两指案地，地为动，是为二动。中有天威神大，意欲动地，地即为动，是为三动。佛不久当般泥洹，地当复大动，是为四动。」阿难言：「佛威神乃如是，佛般泥洹，地为大动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佛威神巍巍甚尊，明化无量，若欲知佛威神不？」阿难言：「愿欲闻知。」

佛言：「我行遍诸天下，所至郡国中人民，知者来至佛所，佛身自变化，作其国邑衣服语言，我视其人民行何等法，知有何经戒？佛即益其经戒。其人民皆不知我为谁，亦不知我从天上来地中出，人民大恭敬我。我化遍至诸国王所，国王问我言：『卿为何等人？』我言：『是国中道人。』国王问我：『作何经？』我言：『欲问何等经，所问者我皆应答。』国王所可喜者，我皆为广说已。我即化没去，不见国王，从后皆不知我为谁。我至诸逝心国，我亦化作逝心衣服语言，我问：『若作何等经戒？』我知子曹心，知子曹语言。我引经与教诫，便化没去。子曹皆从后思我，自相与语：『是何等人？天鬼神乎？』子曹皆不知我谁，我亦不道是佛。我行一天下授经道遍已，我上第一天上四天王所，我作天上衣服言语，我问天：『若作何等经？』天言：『我不知经。』我即为说经竟，便化没去，天亦不知我为谁。我复上第二忉利天上，化作忉利天上衣服语言，我问忉利天：『若作何等经？』忉利天言：『不知经。』我为说经竟，便化没去，天亦不知我为谁。我复上第三盐天上，化作盐天上衣服语言，我问盐天：『若作何等经？』天言：『我不知经。』我为说经。我复上第四兜术天上，化作其天上衣服语言，我问天：『作何等经？』其天言：『弥勒为我说经。』我重复为说经。我复上至第五不憍乐天上，作其天上衣服语言，我问天：『若知经不？』其天言：『不知经。』我为说经，化没去，天皆不知我为谁。我复上第六化应声天上，作其天上衣服语言，我问天：『若作何等经？』天言：『不知经。』我为说经，即复化没去。第六天从后，皆不知我为谁，我亦不语言是佛。

「我复上梵天、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、水行天、水微天、无量水天、水音天、约净天、遍净天、净明天、守妙天、近际天、快见天、无结爱天，诸天皆来视我，我悉问：『若宁知经不？』中有知经者，有不知经者，我皆为说生死之道，说断生死根本之道，子曹所乐经者，我皆为说之。我效作天上衣服语言，余四天，其天皆不能语，我欲上者，其天不能应答我；第二十五名空慧天，第二十六天名识慧入，第二十七天名无所念慧入，第二十八天名不想入。」

佛言：「吾无所不见，唯泥洹最为乐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佛威神不但能动地，二十八天皆为大动，佛但以正心所致」

佛告阿难：「我般泥洹后，阿难从佛口受闻经戒师法。阿难当道言：『我从佛口闻是法，当为后比丘僧说之。』阿难！若不得藏匿佛经，极可列露，经中无所疑，我般泥洹已后，诸比丘当共持法。其有他比丘，妄欲作师法，其经中无禁戒者弃，勿持坏佛法。其有他比丘，妄增减佛经戒者，阿难若当言：『我不从佛闻是经法，若何以妄增减佛经戒？』比丘有不解佛经者，当问尊老比丘。阿难！所见佛经戒，所从佛口闻者，为比丘僧说之，勿增减；其有欲增减经戒者，阿难！若当正处，非法者弃勿用。阿难！若当言：『佛不出是语。』当谓之言：『若何以欲坏佛经戒？』中有痴比丘，不解经戒者，当问尊老比丘，比丘不得怒。其有比丘，不了是经，中有比丘，知经戒，知佛所说，当往参问。其有比丘疑于经戒者，来问比丘僧，当说言：『从其师闻。』各自说其师名字。比丘说经戒者，不得疑言非是佛所戒勅，比丘僧皆在结经中，在中者用，在结经外，弃勿用。疑不解经戒者，当问何处有长老比丘明经戒者，当往问其经，问者不得言非是。其有疑者，阿难口解言：『我从佛闻，不入结经中，长老比丘所不说，弃勿用。诸比丘当处经戒，诸比丘处经戒之后，当共持。』其有比丘，疑言是非真佛经，不乐经者，诸比丘当逐出之。天下禾中生草，草败禾实，人当诛拔草去之，禾乃成好实。比丘恶者，不乐经不持戒，坏败善比丘，诸比丘当共逐出。中有贤善比丘，好经戒，往诣比丘所：『佛语诸比丘：「所持所知所学，当授与比丘经戒。」』当言佛在时，于某国、某县、某聚、某处时，与某比丘相随，说某经戒，持是经戒，不得呵言非佛。所语当转相教，转相承用，长幼当相捡押。无得以佛般泥洹去故，不相承用，相承用诸天人民，助喜皆得福，可使佛经长久。

「我般泥洹后，阿难当道：『某处有明经持戒比丘，某新作比丘，当往长老明经比丘所，当从受经戒。』新来比丘闻经戒，不得言非持佛经戒，当相承用。比丘和持戒者，外有清信士、清信女，闻比丘僧和持佛经戒，皆乐供养比丘僧饭食、衣被、病瘦、与医药，佛经可长久。比丘僧和相承事，上下相捡押，天下人趣，地狱、禽兽、饿鬼道者，但坐相与不和故，趣是三道。诸比丘持经戒，当相和，不得相形，笑言我智多，若智少，智多智少各自行。比丘和持，佛经可长久，使天下人得福，天上诸天皆喜。不在经戒中者，弃；在佛语中，佛所说比丘所受，当奉行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且复前至波旬国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佛与比丘僧，从夫延国，至波旬国，止禅头国中。波旬国人民，名诸华，诸华人民，闻佛来止禅头国中，皆来出，前为佛作礼皆却坐，佛皆为说经。时，有一人名淳，淳父

字华氏。华氏子时在坐中，诸人民皆去，淳独留。须臾起持，绕佛三匝却又手住，白佛：「明日宁可与诸比丘僧俱于舍饭食。」佛默然不应，淳即前为佛作礼，绕佛三匝而去归家，为佛诸比丘，施座然灯火。

明日淳来，白佛言：「以办。」佛起持钵，与诸比丘俱，至淳家饭。比丘中有一恶比丘，取所饮水器坏之，佛即知之，淳亦见之。佛饭竟，淳取小机，于佛前坐，白佛言：「我欲问一事，天上天下，智无过于佛，天下为有几辈比丘？」

佛言：「有四辈：一者为道殊胜，二者解道能言，三者依道生活，四者为道作秽。何谓为道殊胜？所说道义，不可称量，能行大道，最胜无比，降心态度忧畏，为法御导世间，是辈沙门，为道殊胜。何谓解道能言？佛所贵第一说，又奉行无疑难，亦能为彼演说法句，是辈沙门，解道能言。何谓依道生活？念在自守，勤综学业，一向不回，孜孜不勌，人法自覆，是辈沙门，为依道生活。何谓为道作秽？但作所乐，依恃种姓，专造浊行，致彼论议；不念佛言，亦不畏罪，是辈沙门，为道作秽。凡人间者，以为弟子在清白知，有善者有恶者，不可皆同以为一也。彼不善者，为善致谤毁，譬如禾中有草，草败禾实，天下人家有恶子，一子**败**家，一比丘恶，并败余比丘人，用比丘皆为恶。」佛言：「人不用颜貌衣服为好，清净意端者，是乃为好，人不可妄相。」

佛告淳：「若饭佛及比丘僧，死当生天上。知经者去淫心、去怒心、去痴心，不可用一人故非责众人也。」

佛般泥洹经卷上

佛般泥洹经卷下

西晋河内沙门白法祖译

佛去淳家，呼阿难：「去至鸠夷那竭国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即与比丘僧，从华氏国，至鸠夷那竭国。佛道得病，下道止坐，呼阿难。阿难言：

「诺。」佛言：「近是间有溪水，名鸠对，持钵往取水满钵来，我欲饮澡面。」阿难即往，到溪水边，时，有五百乘车，上流厉度水大浊，阿难即取浊水，持来白佛：「溪上流有五百乘车，过水大浊，但可澡面澡足不可饮。」

是间更有一溪，名酰连，水大清，去是不远，可往取饮。」佛即取浊水，澡面足，病即小差。

时，有华氏国人中大臣名胞毘，随道而来，遥见佛威神，形貌端正安静而坐。大臣胞毘，前趣佛，为佛作礼却坐，佛为说经，胞毘泪出。佛言：「何等比丘，为若说经？若闻经，何以故哭啼？」胞毘言：「有一人名罗迦盐，为我诵经，时，我泪出。」佛言：「为若诵何等经？」胞毘言：「罗迦盐坐树下，自思惟身体，有五百乘车过，未久有一人问言：『适有五百乘车过，宁闻车声不？』」答言：『我不闻。』其人言：『近在是间，啍啍如是，何以不闻？』」答言：『忽然不闻。』其人言：『时比丘瞑耶？』答言：『不瞑。』人言：『何以不闻车声？』答言：『我念道，自思惟身体五藏。』人言：『车过如是，不闻车声。』」胞毘言：「我于道中逢一人，为我说经，比丘罗迦盐持道深，不闻五百乘车声，我用是故啼。」佛告胞毘：「五百乘车声，何如雷声？」胞毘言：「正使千乘车声，不如雷声。」

佛告胞毘：「我昔在优昙聚，坐思天下生死之根本。时，天暴雨，雷电霹雳，杀四牛、耕者兄弟二人。时，有众人往观。有一人来到我所，前为我作礼，我问：『是间何以聚人？』其人言：『属者霹雳，杀四牛、兄弟二人，佛何以不闻？佛时瞑耶？』」佛言：『我不瞑，坐思道耳。』其人言：『佛道深乃如是，不瞑而不闻霹雳声，佛思道甚深。』其人亦即泪出。」

大臣胞毘言：「佛道深乃如是，从今以往，当持佛经戒。」胞毘即呼从者来，使归取黄金织成[迭*毛]布一张来，我以上佛。从者即归取来。胞毘持上佛，白佛言：「同知佛不用，当哀我，为受之。」佛即受之，胞毘为佛作礼而去。去未久，佛呼阿难：「持金织成[迭*毛]布来，色大好正黄。」阿难言：「我侍佛二十余年，未曾见[迭*毛]好乃如是。」佛言：「有是甚好。」阿难言：「佛今日面色，如是[迭*毛]色。」佛告阿难：「佛有是曹色者有两时，佛初得道为佛时，面色好如是，我今日夜半当般泥洹，面色好当复如是。」

佛复呼阿难：「去至酰连溪水边，我欲洗浴身体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」佛独与阿难俱，至酰连溪水边，佛解衣，自取水灌浴。佛告阿难：「朝华氏子淳家饭我，今日夜半，当般泥洹，若告淳言：『佛从若饭已，夜半当般泥洹，若当欢喜。』」语淳：『莫啼哭，若一饭佛得五福，若饭佛，佛持若饭食气力

用般泥洹，淳得长寿，得端正，得富贵尊豪，得生天上。佛可敬，一饭佛得五福。』』

阿难白佛：「有一比丘，名栴檀比丘，急性熨骂，数鬪诸比丘，佛般泥洹以后，我曹诸比丘，当云何共事佛经戒？」佛语阿难：「我般泥洹已，若曹莫复与语，诸比丘不与语，栴檀比丘，当思惟怀重惭愧悔数鬪诸比丘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施床使北首，我背大痛欲卧。」阿难即施床着枕，佛偃右胁卧，屈膝累脚，卧思无为之道。

佛卧呼阿难：「若知七意之事不？何等为七？一者有志，二者明经，三者不懈于经，四者不贪卧当熨经，五者政心，六者净心，七者视身中恶露。比丘有是七法，以自知得度世道。」阿难意念佛懈卧，佛告阿难：「若意念佛懈卧耶？」佛告阿难：「人不懈于经，不懈于坐起欲作佛者，可得佛语已即起坐。」

时，有一比丘名劫宾，来语阿难言：「我欲问一事。」阿难言：「佛圣体不和且莫。」佛即从里知比丘欲问事，佛告阿难：「呼比丘来入。」入与佛相见，佛言：「所欲问者当问。」比丘言：「佛有疾且置经不须复说。佛说七事者，我曹以闻当持，佛且止莫说经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我向卧，阿难念佛有懈堕之意，何以卧，我以是故起说七事。」比丘言：「佛是天上天下之尊，云何不从天请药，可使病愈？」佛言：「如人舍宅，久故皆当坏，地续安如故。佛心安如地，身如故舍，心无病，但身有病耳。」佛言：「忧七事，忧身持戒。」比丘言：「今佛当般泥洹有身病，何况凡人？」比丘言：「燕生子，怙父母得食以生活，今佛舍我曹般泥洹，我曹当依谁？」世尊又曰：「吾经不说，无生不死者，比丘当念持佛重戒。」比丘旋出。

佛告阿难：「疾去为佛于盐呵沙，施床使北首，今日夜半，佛当般泥洹。」阿难奉命，之彼施床床头北首。毕，还白言：「施床已竟。」佛起至盐呵沙，得床猗右胁卧。有一比丘，名优和洹，当佛前立。佛言：「无当吾前。」阿难白言：「自吾亲侍二十五年，未曾见比丘直自来进不问阿难。」佛言：「是比丘，于彼诸天，最有威神，闻佛灭度故，直自前，贪欲见佛。」阿难问言：「独是天知佛当灭度？复有余天？」佛告阿难：「从鸠夷那竭国境界，四百八十里中，头头相附，间不容针，皆是诸天，闻佛当灭度，悲哭且来，中有挽头发者，自裂衣者，塞心绝尸视者，哀云：『奈何！

佛舍我曹，灭度永逝，何其疾乎！佛为大明，三界中眼，今般泥洹，三界眼灭。』」

佛告阿难：「吾本经不说，无生不死者，天地无不坏败者，愚人以天地为常，佛以为虚空，天地有成败，无不弃身者，善恶随身，父有过恶，子不获殃，子有过恶，父不获殃，各自生死，善恶殃咎，各随其身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佛灭度后，吾等葬佛身体，法当云何？」佛告阿难：「汝默无忧，当有逝心理家，共忧吾身。」阿难言：「彼以何法，忧佛尊体？」佛告阿难：「葬法如飞行皇帝殡葬之法，佛复踰彼。」阿难言：「葬圣帝法云何？」佛告阿难：「葬法用锦褰以缠身，劫波育千张，交缠其上，着假棺中，以泽香膏，灌劫波育上，其有好香，皆以着上，以梓薪樟薪栴薪，以盖覆棺，以薪着上下，蛇维讫毕，敛舍利，于四交道，起塔立刹，以盘着上，悬缯鼓，华香燃灯，飞行皇帝葬法若斯；佛复胜之。」佛说此时，阿难在后，慷慨啼以头拄床角，从后白言：「灭度太疾，亡天下眼。」

四面郡国，诸比丘僧，闻佛欲灭度，啼哭且来，自相谓恐不见佛。比丘僧到，佛问比丘：「阿难所在乎？」对曰：「阿难近在床后角，低头哽噎。」诸比丘流泪而言：「世尊灭度，何其太疾！」佛言：「吾本行诸墟聚，豫告若曹，却九十日当般泥洹。」

四辈弟子，在数千里外者悉至，佛告阿难：「若莫悲哀。所以然者？若尽心侍佛，二十余年，慈仁于佛，敬身慎口，大孝于佛，过去佛侍者亦如阿难，当来佛侍者亦如阿难。若知佛意，若云某时可见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某时不可见；所供饮食，若言可食可饮可卧可起，常合佛意未尝失仪；某比丘某逝心，乐经不乐经，若所言皆诚，于佛最孝，啼哭何为？」

佛告：「诸比丘听！飞行皇帝有四难及之德。何谓四德？诸小国王，及诸逝心理家，并诸黎民，诣帝阙下，飞行皇帝皆见之；和心软教，为诸王说治国法，知足无求，逝心之行，清净为首；理家及民，出诣佛庙，听采沙门正真之化，归当修孝；随其所定，慈心赐之，诸王逝心理家庶民，靡不欣豫，称叹圣帝感动诸天；飞行皇帝有斯四德。阿难比丘亦有四德：其有除馊男除馊女清信士清信女，之阿难所从问经戒，阿难为具广陈演之，四辈弟子，靡不欣悦，退坐出去，寻涂称叹，斯谓阿难第一四德；复有四辈弟子，不解经奥，至阿难所启质所疑，阿难释结无不开解，闻者不厌出无不叹，斯谓阿难第二四德；四辈高德，覩阿难侍佛左侧，无不吟咏，斯谓阿难第三四德；佛

所说经，言无多少，阿难所闻，皆识讽诵，宣授四辈，一无增减，是为阿难第四四德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去是不远有郡国，舍卫国、沙枝国、栴波国、王舍国、波罗[木*奈]国、维耶梨国，斯诸大国，明义备悉，佛当灭度，何不于彼？既于小县，复处城外，薄聚鄙县，而般泥洹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无云小聚。所以然者？惟昔往古鸠夷那竭，名鸠夷越，王国大乐时无疹病，米谷丰沃黎民炽盛，家有孝子。城东西长四百八十里，南北广二百八十里，其城七重，皆以焦塹累集作城，黄金白银琉璃水精，以着城壁，亦以四宝为瓦覆城。城高六丈四尺，上广二丈四尺，城中宝树，华光五色；行有三道，两边皆以四宝，瓦覆其上；两边居家舍宅，雕文刻镂，服如天上，琴瑟众乐。男女不杂，歌音以德，道乐益明，民无忧怖，心常欢喜，头上不饰，明香远达。

「其圣王名曰大快见，号飞行皇帝，勒兵光世，都无齐双，相率以道，无违王法，民欲飞行，念即身往。王有七宝自然生：黄金飞轮，神力白象，紺色神马，明月珠，天玉女妻，主宝圣臣，典兵圣臣。王有四德，为小儿时，为太子时，即帝位时，捐国绝欲为沙门时，各八万四千岁，斯即大快见王一难及之德；饮食时化，体无长疾，寒温调适身意常安，斯二德；容观堂堂颜华绝世，微下帝释，以为不如，斯三德；普天率土民无巨细慈爱于王，犹至孝之子愿令亲安，王亦赤心慈爱众生，等之于子，贫给财宝，饥者饭之渴者饮之，穷老幼孤，令之合居为亲为子，屋舍车乘，疾济以药，斯谓四德。

「其国常闻十二种声：象声、马声、牛声、车声、螺声、鼓声、舞声、歌声，诸弦乐声，诵仁义声，叹佛尊行声。黎民服饰，众宝织成，明月杂珠，瓔珞光道，饮食伎乐，犹忉利天，居民欣乐，无日不喜。王欲出游，呼御车臣，臣名须达，勅之曰：『令车徐行，吾久不见逝心理家，今欲见之。』逝心理家，闻王当出，有持明月珠者，白珠碧珠、青珠珊瑚、栴檀名香，輒贡圣王。王不欲受，皆稽首求哀，王乃受之。勅掌宝臣，倍顾其直。黎民巨细，亦以众宝华香散地，称寿无极。诸小国王，有八万四千，闻飞行皇帝欲布施，皆来翼从，至大殿所。帝欲与诸王俱升正殿，诸王辞曰：『臣等诸国皆有宝殿。』帝曰：『尔等小殿，未足以云，且观明殿。』遂无敢升者。诸王各有宝车，车高十丈，皆有四轮，自下以上，悉是七宝，上施幢幡，色明

相照，车驾六马，马皆飞行。时有一车驾，两骆象车，名俱罗竭，圣帝所乘矣。八万四千车皆在前导，至明殿所。

「殿名波罗沙檀，纵广四十里，以黄金、白银、琉璃、水精墼为壁；亦以四宝为柱；黄金瓦，白银瓦，琉璃瓦，水精瓦；陛五十重，皆以黄金、白银、琉璃、水精为陛；黄金梁，白银梁，琉璃梁，水精梁；黄金[木*沓]，白银[木*沓]，琉璃[木*沓]，水精[木*沓]。殿中有八万四千床，黄金床、白银床，琉璃床、水精床；黄金帐、白银帐、琉璃帐、水精帐，黄金织成、白银织成、琉璃织成、水精织成，赤罽织成，皆以布床上，以天上降织成为枕。

「阿难！宫墙四重：黄金墙、白银墙、琉璃墙、水精墙；作四宝浴池，周匝四十里，黄金池白银陛，白银池黄金陛，琉璃池水精陛，水精池琉璃陛，池中自然，生四色莲华，青红紫白华，冬夏常生池中，外有香华树，殿下有四道，亦以四宝为步栏，栏各长二十里。殿陛之前，有四宝树，树高四十里，荫地亦尔，黄金树白银叶，白银树黄金叶，琉璃树水精叶，水精树琉璃叶。帝于殿下，自思惟不宜上殿，辞让诸王，诸王皆不敢升。大快见勅令近臣，请诸沙门逝心明经持戒者先上殿，具设美食，重赐明宝。沙门逝心去，帝即深惟，寿命非常，与一侍人，俱升明殿曰：『吾欲遣诸夫人伎女。』傍臣诸王，各遣令去。帝坐黄金床，足蹈白银机，深自思念：『淫泆之行，何益于己，愚人多贪不知其祸。吾今虽寿三十三万六千岁，夫盛有衰合会有离，身为朽种，会成灰土，斯四宝殿，孰能久保乎？』曰：『吾一身耳，小屋足安，何用四十里殿八万四千床为？』从黄金床至白银床，足蹈金机：『惟人作意，必当清洁贪、嫉、恚、痴、邪淫之心，以四非常灭令无余，覩世无常，吾焉得久？』从白银床至琉璃床，足蹈水精机曰：『吾后宫玉女，有八万四千人，各遣令去，用之为拘，女聚恶盛，当弃秽意。』从琉璃床至水精床，足蹈琉璃机：『重思天下，众事皆恶，唯无为快，除吾浊志，当求无为，今虽为飞行皇帝豪贵如斯，何润于身？』侍者前白：『诸玉女宝，问王处殿，何其稽久，皆欲进前？』帝告侍者曰：『勅掌宝臣，遣诸夫人，各归其家，着身众珍名宝，皆各自随；诸王群臣，天马宝象，皆遣令去。』

「大快见王，即升高观，遥闻众声，喧叫呼天，帝曰：『何声？』侍者白言：『天玉女声。』诸王群臣，顿踰于地，举哀呼天，宝象天马，呼[口*罽]泪出，恋慕天王，靡不顿躄。帝曰：『持小机来，安置殿下。』请玉女宝，诸王群寮，进诸象马宝车从者。第一嫡后就坐帝侧，帝更以女妹之爱，侍诸夫人，嫡后举手，指诸女宝曰：『天女之容，燿燿光世，着身天服，世所希

覩，愿留微心，以副其意；宝象天马，马名桓青，白珠夜光众宝瓔珞，奕奕光国；四方诸王，皆有圣人之明，虔奉称臣，孝顺慈忠，爱慕天王。』快见王曰：『吾世世有慈心，于世女人，更相嫉妬，殃恶流被，延及王身，惟斯重祸，吾欲远之，自今以往，若曹女等，皆我女妹。』诸夫人皆举哀云：『当奈何生离弃我去。』皆脱身众饰，投之于地。嫡后自撼椎心悲哭呼云：『天王！吾当依谁？』帝曰：『人命致短，尔忧反长，身为朽器，死在无期。自今执心，尚沙门德，远女亲贤，唯道是尊，修身自忧，不能忧余。』告诸王曰：『命短忧长，当自爱身，无生不死，当正心行，慈爱孝顺，荣难久保。』诸王稽首，至诚辞曰：『四天诸国，皆侍天王，常闻诸圣，咨嗟斯土，以为无喻，帝及群寮，无不神圣，国土珍宝，譬如天上，天王加哀，宜还圣思。』帝告诸王：『人寿致短，忧俗反长，当自忧身，命在呼吸，无生不死，当去贪淫秽浊之行。』帝起上殿，坐黄金床，持弘慈之心，向诸夫人，群寮诸王，庶民象马，十方勤苦者，悲心伤之，欲使知佛，从金床至银床，思无为之道，从银床至琉璃床，思慈哀之行，以济众生，从琉璃床至水精床，思大孝行，欲度无数劫之亲，自惟五藏九孔恶露。帝曰：『吾昔尚得一病，如有竹索绞颈，木凿凿身，身为苦器，安足可恃乎？』」

佛告阿难：「飞行皇帝大快见者，吾身是也。王后寿终，升生梵天，谁知佛身，作飞行皇帝，修行正法。又有四德，七宝自然，从鸠夷那竭境界，长四百八十里，广二百八十里，皆在城中，吾前以七持身置此地中，今得断求，念空无相之定，绝生死之原，自今之后，不复作身也。」

「阿难！汝往入城，告诸民云：『今日夜半，佛当般泥洹，若等所疑，急诣决之，慎无后悔，长怀瞢瞢恨。』」佛在小聚，违于稟戒，阿难如教，民僉然曰：「佛以何缘，处于小聚，灭度去乎？」民皆顿地，叩头者搏颊者、搥心刮面撼发，裂衣躄地啼哭，呼当奈何！其王闻之，愕然曰：「斯者何哀？」王遣近臣问外何哀？民哽咽曰：「阿难勅言：『佛当灭度，心所疑结，令诣质之。』以斯哀矣。」臣还启云：「阿难勅民，佛当般泥洹，令质所疑，以故哭耳。」王即召太子阿晨，命之曰：「尔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敬问消息，伏愿世尊于正殿上，升泥洹道，无于小聚般泥洹也。」太子白言：「若世尊遂不尔翔者，当云何？」王曰：「受教疾还。」太子到佛所，阿难白言：「鸠夷国王遣太子来，未敢通之。」佛言：「呼进。」太子五体投地，稽首佛足，却长跪诺：「王遣阿晨，稽首佛足，敬问消息，众生没渊，唯佛拯济，今当灭度，何其大疾，当于宫中，而于小聚。」佛告阿晨：「谢

尔父王，吾往以说，昔为飞行皇帝，最后圣帝，名大快见。吾以七反以身丧此，并今为八。吾今道成，不复以身着斯地中。谢尔父王，枉苦太子。」

太子还宫，晡冥适至，太子见王，本末自陈。王愕然流涕，勅国黎民，率土皆往，受佛明法。王以人定时到佛所，与民十四万众俱住在外。王白阿难曰：「吾与民十四万人，欲受佛戒。」阿难向佛，具陈王意，世尊即曰：「苦王及民。」阿难白言：「宁可遣王？」佛言：「不可。当与相见。」王与国中高德贤者俱进，皆以头面稽首佛足，却叉手立。时，佛前无灯火，佛放顶中光，光照二千里。佛谢王及其臣民劳枉尔来。王稽首曰：「佛有何诫，所当奉行？」

佛言：「吾告使者云，得佛说经，四十九岁，王国诸贤，皆自执行。王且还宫，吾今夜半当般泥洹。」王及臣民莫不举哀，佛告王曰：「吾闻有生无不衰丧，啼哭何为？怒伏猛心，上法天闺，远恶自爱，勤心修德亲贤，事来重思，无加卒暴，人命难得，当哀万姓；明者可责，愚者原赦，世多诸邪，自爱自庆。」王及贤者，皆自退出，王去佛五里，所止屯住。

国有耆年，字曰须拔，年百二十，时在城中。夜卧觉寤，见佛光明，照一城中，家无一人即出城，疾到佛所，向阿难曰：「以吾启闻，吾有疑心于世尊。」阿难曰：「夜以且半，佛当善逝，且莫烦扰。」须拔对曰：「不可以闻乎，吾闻无数世乃有一佛耳，今诣质疑，而不以闻吾之所疑，唯佛而释，余莫能也。」阿难曰：「且止！不须问矣。」佛知须拔在外欲质所疑，呼阿难问：「何以不启须拔疑事？」阿难对曰：「见夜且半，佛当灭度，惧其来入语言烦扰，佛今当弃三有欲界就无为道。」佛言：「将须拔入，有疑当问。」阿难即将须拔入。须拔闻当入，其心喜踊，身皆为动，前以头面稽首佛足。佛见须拔年老息微，赐机使坐。佛问须拔：「尔有何疑？」对曰：「佛为三界天中之天，神圣无量，至尊难双，开化导引四十九年，仙圣梵释靡不稽首，吾有同志八人，有故龟氏、有无先氏、有志行氏、有白鹭子氏、有延寿氏、有计金樊氏、有多积愿氏、有尼捷子，彼八人智，无萤烛之明，善无沛生丝发之润，内怀三毒，外为欲走，坐作虚论，妄书非真，不诣禀化将有缘乎？」佛告须拔：「子曹经意，与佛经违，为生死之路，求富贵之耶？吾道之志断求念空，不愿世荣淡泊无为，以斯为乐。」须拔曰：「何谓无为之道乎？」佛言：「灭有归本，不复生死，谓之无为也。若曹志趣，皆有八恶。何谓为八？祠祀鬼神，卜问虚杀，是为一。处家贪饕，不奉孝道，贪爱万邪，欲无舍止，是为二。两舌、恶骂、妄言、绮语，未常陈善令愚去

恶，是为三。杀盗淫泆，是为四。常怀怒心，不孝二亲，轻慢兄弟、妻子九族，心邪行秽，无善劝导，常自憍大，欲人畏敬，是为五。昼夜怀邪，不畏法律，轻慢贤者，尊贵秽浊，远避真正，交随恶人，是为六。闻有贤智，明经沙门梵志，豫怀憎嫉，虚伪作谤，是为七。不敬先祖尽孝于亲，弃贤明而反贼，毁仁正，不觉流俗秽浊可耻。斯谓八恶。若自陈云：『世尊说经，四十九载，有八人不诣禀化。』子曹皆怀斯八恶，岂乐清化乎？正使来者，佛亦不受。须拔！若心有斯八恶，慎无问佛：『执斯八戒可得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真？』行斯八戒，当正尔心，乃为佛弟子。其有凡人，擅作师导教化之首，违斯八戒，皆是妖蛊，当远弃避，慎无听受。」

世尊曰：「吾今于三界中，独言独步，莫有等双；尔之所疑，便问无嫌。」须拔稽首，长跪而曰：「诚如佛言，几亡吾身，又堕狂愚。」世尊又曰：「若解八戒未乎？」对曰：「已解。」重稽首曰：「吾欲捐下贱之操，执沙门清净之行。」世尊又曰：「尔诚不？」对曰：「愿佛加哀，受我为沙门。」须拔发自然堕地，袈裟着体，精心思教，霍然无想，一心清净，喻明月珠，即得应真道，重自思念：「吾不能使吾师于前泥洹也。」实时先佛，取泥洹道。

佛呼比丘入言：「吾灭度后，其有世人，弃家去秽，欲作沙门，入比丘僧中，先试三月，知行高下。世有四辈人：一辈贫穷不能自活，欲为比丘；一辈负债无以偿之，欲作比丘；一辈在役当时无用，欲作比丘；一辈高士行净无秽，闻无数世乃有一佛，覩佛经典欣然心寤，捐家弃欲，不贪世荣，来作比丘。吾泥洹后，凡诸来者，观于志趣，视于坐起，采于语言，察于踏步，知于施行，善恶所趣，求道用心，精进乐不？三月审察，志高行净，可众乃用作比丘。身既作比丘，当选耆旧明于法律，为之作师，授其十戒。奉戒三年，兢兢不亏，众贤咸可，当授与二百五十戒，十戒为本，二百四十戒为礼仪。若曹后世，施行是法，天神地祇，靡不敬喜。佛所戒法，诸比丘熟思之，无得以佛般泥洹去，懈怠违法。佛之所行，弟子所思，长幼相奉，无不为不孝，有不乐得道慕尊荣者，当读是经，求寿欲生天上者，读是经。佛之大要，趣无为道。吾泥洹后，无得以佛去故。言无所复怙，当怙经戒。吾泥洹后，转相承用，翫经奉戒，执二百五十戒，转相敬奉，犹孝事亲。耆年比丘，当教后嗣，犹吾在时。后进比丘，若得疾病，耆旧比丘，当有乃心消息占视。明教读经，喻诲以和，顺持佛戒，吾道可久。吾泥洹后，贤者子贤者妇女，寻后思念：『吾世有佛，有妙经典。』佛于世始般泥洹日，子曹皆有

至孝于佛，慈心于经，至其寿终，皆当升天。尔等无得以吾去故不奉经戒，慎无懈怠。

「诸比丘！尔等熟视佛颜色，佛不可复得起，却后十五亿七千六十万岁，乃复有佛耳。佛世难值，经法难闻，众僧难值，唯佛难见也。阎浮提内有尊树王，名优昙钵，有实无华，优昙钵树，有金华者世乃有佛。吾正于今当般泥洹，尔曹于经有疑结者，及佛在时，当决所疑，今不释结，后莫转争曼，我在时急质所疑。」

阿难时在佛后，稽首白佛：「自佛教化，诸比丘僧无疑结者。」弟子自说：「吾等无疑。天中天！」佛告比丘：「夜已且半，勿复有声。」

佛起正坐，深思道原，弃是善恶，都及三界，年亦自至七十有九，惟断生死回流之渊。思惟深观，从四天王上至不想入，从不想转还身中，自惟身中四大恶露，无一可珍，北首枕手猗右胁卧，屈膝累脚，便般泥洹。

天地大动，诸天散华香，悲哭呼冤：「法王灭度，吾等依谁？」国王十四万众，躡身呼佛：「众生长衰，当奈痛何？」或有绝而复稣者。第二帝释告诸天曰：「佛常云生无不死者，尔等当念非常苦空非身之谛，莫复啼哭。」第七天王亦奔下曰：「佛光以冥，佛尚弃身，尔曹何望？啼哭躡身者，宁可复得乎？」诸比丘有宛转地，啼哭且云：「三界眼灭，何其疾乎！自今之后，世为长衰。」有住哭者，息绝尸视者，中有深思：「佛在常云：无生不死。啼哭为身，何益明法哉？」

有一比丘，字阿那律，语阿难曰：「止！诸比丘！无使重哀，止王及臣民，止上诸天，莫复哀恻。」阿难问曰：「视上诸天，能有几人？」曰：「周匝四百八十里中，比首相附，皆是尊天，以一小针于上投之，针不堕地。」阿那律上止诸天，诸天哀恻倍悲。阿那律语阿难曰：「佛不使吾等棺敛，尔赴往告逝心理家，吾等自能殡敛，世尊有命，令逝心理家棺敛殡葬，无令有恨。」阿难即往，至逝心理家所，如其事说。逝心理家举哀云：「世尊灭度，吾等孤露，智士嗷嗷，唯恃世尊。」某等五百人诣王讼曰：「乞独殡葬。」王曰：「佛去众生孤露，和心无净，必尽孝心，佛愍诸子，令得景福。」王说斯事，无不哽噎。

理家及民，举佛金床，还入王城。诸天以名宝盖，覆佛床上，幢幡导从，华香杂宝，其下如雪，十二种乐，皆从后作，天人龙鬼，莫不举哀。理家问

曰：「世尊在时，勅令殡葬棺敛，其法云何？」阿难曰：「佛在时云：『如飞行皇帝法，佛复踰之。』」理家问曰：「圣帝殡法，其则云何？」曰：「用新褻锦，牢缠身体，新劫波育，复以缠上。着假棺中，以泽香膏，灌令彻身，以盖覆上。栴檀香薪、檿香薪、梓薪、樟薪，着棺上下，四面高广，各三十丈，投火蛇维，十二部乐，同时俱作。以好香华皆以散上，敛取舍利，择去灰炭，以好香汁熟净洗之，着金罍中。以罍着金床上，当着宫中斋戒殿上，九十日讫，当于四交道，起塔立刹，悬缁施幡，华香作乐，飞行皇帝葬法如是；佛当胜之。」诸逝心理家挥泪曰：「诺。必如明教，愿假七日。」理家俱启王：「吾等欲棺敛天尊圣体，愿王临之。」王曰：「敬诺。」理家俱举佛黄金床，却还从城西门入，于城中央至七日，得三十万众，皆共棺敛，民众皆持十二部乐，昼夜燃灯，灯火去城，面十二里，步步有之。

第二帝释，将十万众天人来下，持十二部天名乐来，华香众宝，悬在空中，去地三里。帝释独下，问阿那律：「佛有何令？」阿那律具以佛教告释。释曰：「以具众宝伎乐华香葬具，吾欲殡葬，其宜可乎？」答曰：「吾当质之。」阿那律具以释意向阿难说，阿难答曰：「佛在时不有令乎诸天及王，无令棺敛，勅令逝心理家殡葬。谢诸梵释，愿明佛意。」即还，具以阿难意告诸天。诸天曰：「吾上帝葬具，不如民间乎？」答曰：「斯何言与？世尊疏逝有重贵令，慎无相非。」逝心理家即曰：「举佛舍利床，欲从城西门入，床为不举。」理家俱曰：「床不动摇，从得出城乎？」阿难问阿那律：「床何以不摇？」答曰：「诸天欲得棺敛故，令床不举。」阿那律曰：「吾方上晓梵释诸天。」即上告梵释曰：「阿难谢诸天葬仪之趣，自是佛意。」梵释诸天曰：「吾等以持葬具来至此，宁可令吾等于床右面，国王黎民于床左也，伎乐华香，送世尊乎？」答曰：「吾当还报。」阿那律还以天意具报阿难，阿难曰：「欲棺敛者，上违佛教；为孝送者可。」即报梵释。其事见听，诸天咸喜，皆下在佛金床右面，王及民众，在床左面。理家问曰：「可举佛床出西城门去。」阿难曰：「可。」

帝释前以手持床右面前足，梵王持床右面后足，阿难持床左面前足，国王持床左面后足，逝心理家以缁缚床前两足，天人哀恸，共挽金床，诸天龙鬼神，散华杂宝名香伎乐幢幡华盖，各皆导从，王及黎民，供具亦尔。天人挽歌叹德于上，黎民绍之哀歌于下，天神鬼龙，帝王黎民，同时哀恸，搥心呼佛灭度如之，众生何怙？出西城门，趣周黎波檀殿，有大讲堂，以佛着堂上。逝心理家，如佛遗教，以褻锦缠身，劫波育千张，交缠其上，着假棺中，以泽香膏，灌令彻身，天盖覆上，理家俱举棺下殿，于其中庭，以栴檀

香薪檀香薪梓樟薪栴薪，高广三十丈，天神鬼龙，诸王人民，皆以华香散薪上。理家燃薪，火为不燃。问阿那律曰：「火何缘燃之不燃？」答曰：「佛有耆旧弟子，名大迦叶，周行教化，今者来还，将弟子二千人，诸天无央数，欲完见佛，令火不燃。」理家曰：「诺。」教待。

迦叶与四辈弟子各五百人俱来，于道止息。有异学者，名优为，从佛所来，持天华，华名曼陀勒，见大迦叶与弟子二千人相随，优为进为大迦叶，稽首揖让毕。迦叶问：「子从何来？」曰：「吾从那竭国来。」迦叶曰：「识吾大师佛不？」「诺。吾识之。灭度已来，今为七日，吾从彼得斯天神华也。」时诸弟子，有未见谛者，闻佛灭度，靡不惊愕，蹶踊搥心，宛转自灭，呼曰：「奈何，众生何怙？」有见谛者，深存佛诫，世皆无常，恩爱犹幻，谁获长存者。众比丘中，有一比丘，年耆闇昧，不达圣意，见众比丘哀恸痛至，住止之曰：「愿莫哀也。世尊在时，法戒重沓，此非法也、彼非义矣，持此行是无违无犯。今世尊逝，吾等自由，不亦快乎。」众比丘皆共非之，因共告天，天取老比丘，捐着众外，大迦叶勅诸比丘：「使急就道。」四辈弟子，天人无数，悲哭且行，俱到佛所，绕殿三匝头面着地，跼面奄土，吐血而绝者。迦叶熟视佛黄金棺，意自念曰：「吾来晚矣，不及吾师，不知世尊头足所在。」佛便应声，双出两足。迦叶即以头面着佛足，陈佛功德，说偈言：

「彼为不生老，	亦为不死，
彼为不复会，	无有相逢憎。
彼为不复令，	爱欲相别离，
当为求方便，	令致得是处。
彼为是五阴，	以毕不复受，
亦不复为为，	有受是五阴。
苦为以尽毕，	有本亦以除，
当为求方便，	令致得是处。
佛为断世间，	爱欲为以毕，
便名为忍，	亦舍所世间恼。
佛为自安，	亦致世间安隐，
但当为叉手，	当为谦礼佛。
佛为所说法，	为世间最明，
佛为最见道，	安隐无所碍。
亦为活天下，	令不复老死，

当何为世间， 人不受佛恩？
月为以出， 但为夜去冥，
日为以出， 但为昼作明，
电为以出， 但能照明云，
佛明为以出， 令为明三界。
一切所河， 为无过昆仑河，
一切所大水， 为无过于海。
一切星宿明， 月最为明，
佛为世间， 天上天下最尊。
佛为以度世， 为施福至今，
佛为教诫行， 为至今分明。
亦为至今， 为佛弟子受行，
一切天亦人， 恭敬叉手行礼。」

迦叶赞毕，天神鬼龙，帝王黎民，皆礼佛足，众礼讫毕，足还入棺。天人鬼龙，见足还没，踰为哽噎，同时悲哭。哭毕，迦叶与诸比丘，更相吊唁。逝心理家放火蛇维，天散华香，皆云：「当奈众生为穷乎！」佛光彻照第七梵天，十方幽隐阴冥之处，生不相见，得佛光影，一时炳然，欣面谈曰：「斯何明也？」诸理家商，佛肌肉尽，即以香乳，浇火令灭，熟洗舍利，盛以金罍，佛内外衣，续在如故，所缠身劫波育为焦尽。取舍利罍，着金床上，以还入宫，顿止正殿，天人散华伎乐，绕城步步燃灯，灯满十二里地。阿难语阿那律：「谢诸天龙，且各还居。」天龙鬼神，各流泪云：「亡三界之日月，世为长衰，临丧之绝当能几间，急逐吾等令去，何为？」答曰：「民众扰扰，欲上华香，且宜暂还，以展民心。」帝释问阿那律：「何日当兴世尊宗庙乎？」阿那律问阿难。阿难曰：「却后九十日，当于四交道中立刹兴庙。」诸天咸曰：「待九十日，将有缘乎？」阿那律曰：「四辈弟子，其在远者，必当奔赴，以副其望也。」诸天同时，头面着地，帝释处前，诸天翼从，绕殿三匝，悲哭而去。

比丘二万，留卫舍利，又谢国王，且自还宫，及群臣稽首于地悲哭，绕殿三匝还宫，勅诸夫人嫔女，皆令奉戒毕九十日。逝心理家齐肃亦尔，四远皆闻佛以灭度，鸠夷国四辈弟子，皆赍华香，悲哭塞路，绕殿三匝，稽首于地，顿踰哀恸呼当奈何。千里内王，皆从太子，千里外者，遣其太子，率从臣民，皆诣佛所，绕殿哀恸华香供养，先至先退，后至后退。

诸比丘俱问阿难：「葬法云何？」答曰：「当东出，去城三十里，彼土有乡，乡名卫致，有四衢峙刹立庙，以玉作壑，壑之纵广其方三尺，塔纵广丈五尺矣，舍利金罍，正着中央，兴塔树刹，高悬缯幡，烧香燃灯，净扫散华，十二部乐，朝夕供养。逝心理家，当共成塔，释梵鬼龙，王及臣民，送佛舍利。」理家敬诺，如阿难教。

大迦叶及诸罗汉，与阿那律共议，斯三十万众，并王臣民，终当生兜术天上弥勒所。弥勒成佛，第一说经，九十六亿比丘得罗汉，弥勒当为众生说经云：「斯诸神通皆是释迦文佛时作塔者，悬缯烧香燃灯，执行佛戒，皆清信士、清信女也。」大迦叶与阿难及诸应真共议：「鸠夷国王，寿终当趣何道？」大迦叶言：「斯王寿终，当生十二水微天上，后弥勒来下作佛时，当字须达，为弥勒兴造宫殿，讲受道堂，喻闻物精舍，孤独聚园，衣食疾药，供比丘僧。」阿难问大迦叶：「鸠夷国王，何以不于弥勒佛所取应真道？」大迦叶曰：「斯王欲心，未厌生老病死忧悲之苦故，不取应真道矣。」迦叶语阿难：「其有不厌生死患者，终不得道。」阿难答曰：「吾久厌之，何以不得道乎？」大迦叶曰：「尔但执戒，不惟内外身身之恶，转流生死但以食故。」

边境八国，闻佛灭度，舍利在鸠夷国中，皆发兵来，索舍利分。鸠夷国王曰：「佛在吾国，今者灭度，吾当供养，远苦枉顾，舍利不可得。」八王答曰：「吾等叉手，索舍利分，了不与我，必当以命抵取之耳。」天帝见八王共诤，欲得舍利还国供养，化为梵志，自名屯屈，叉手前晓八国王曰：「听吾一言，惟佛在时，诸王奉尊教常慈惠，夫为民主，无宜有诤，当行四等，分佛舍利，令诸国土，皆有宗庙，开民盲冥，令知有佛，以为宗绪使得景福。」天神鬼龙、诸王黎民僉曰：「善哉！屯屈！普施众生福田也。」共请屯屈作平八分。屯屈自以天上金罍，中以石蜜涂里，成量舍利，各与一罍。诸王得之，悲喜交集，皆以香华、悬缯、杂彩、烧香、燃灯、朝夕作乐。屯屈长跪乞罍中余着蜜舍利：「吾欲立庙。」诸王惠之遂入罍。道士名曰桓违，从王索舍利，王曰：「已分不可复得，唯有焦炭，便自往取。」道士取炭，香华供养。复有遮迦竭人，来索舍利。曰：「已分。唯有余灰，可自往取。」即复取灰，奉九十日。

大迦叶、阿那律、迦旃延共议：「阿难随佛最久于佛独亲，佛所教化，施为弘摸，阿难贯心无微不照，可受阿难法律，委曲载之竹帛。」比丘僧议：「阿难白衣，恐有贪心，隐藏妙语，不肯尽宣。」比丘僧曰：「当诡取之。」

设一高座处，诸圣上会，以比丘僧以慈诘问三上下，因问经要，可得诚实。」鳩夷国王，立佛宗庙，精房禅室，凡有三千，诸比丘处其中，诵经坐禅，王遣大臣，臣名摩南，将兵三千，宿卫佛庙，大迦叶与阿那律，共报比丘僧，佛经结律，名四阿含。阿难从佛，独为亲密，佛以众生淫泆无度，作一阿含；凶怒悖逆，作一阿含；愚冥远正作一阿含；不孝二亲，远贤不宗受佛恩，不惟上报，作一阿含。沙门众曰：「唯阿难知，夫四阿含，当由阿难出。」大迦叶曰：「阿难白衣，恐有贪意，不尽出经。」众比丘曰：「可以前事诘责阿难，当上阿难着于高床，诸贤者众自下问经。」金曰：「善哉！诚合大宜。」直事沙门即会圣众，逐阿难出，圣众皆坐，复命阿难令疾进，进为圣众稽首作礼，得应真者，皆坐如旧，未得者皆起。直事沙门，令之升坐中央高座。阿难辞曰：「非吾座也。」圣众金曰：「以佛经故尊尔于彼，从尔受佛之上法。」阿难乃坐。

贤众问之：「尔有七过，宁知之乎？世尊在时云：『阎浮提之内大乐。』尔默然为？」直事沙门呼阿难，阿难即对曰：「佛为无上正真圣尊，将不得自在耶？当须吾言乎？设佛在世一劫之间，弥勒至尊，从得作佛。」圣众默然。阿难无惧。众圣金曰：「且还复坐，知子宣法，与众所闻正法同。」不如斯三上，阿难复三下之。阿难复上言：「伊焰摩须檀，伊焰摩须檀者，吾从佛闻。」诸比丘僧闻阿难法言：「伊焰摩须檀，吾从佛闻。」咸哽噎云何：「当奈此何！佛适处世而今更云吾从佛闻说如是。」天神鬼龙，帝王臣民，四辈弟子，莫不举哀。大迦叶贤圣众选罗汉得四十人，从阿难得四阿含，一阿含者六十疋素，写经未竟，佛宗庙中，自然生四名树，一树字迦梅，一树字迦比延，一树字阿货，一树字尼拘类。比丘僧言：「吾等慈心写四阿含，自然生四神妙之树，四阿含佛之道树也。」因相约束，受比丘僧，二百五十清净明戒，比丘尼戒五百事，优婆塞戒有五，优婆夷戒有十。写经竟，诸比丘僧各行经戒，转相教化千岁，千岁之中有持戒者，应在第四弥勒佛所，弥勒世尊当为天说经法。言：「今之会众，皆是释迦文佛时持戒者，来会斯上。」弥勒佛言：「尔曹勤心加于精进，行难备悉，多少持之。」佛泥曰后，作八宗庙，第九瓶塔，第十炭塔，第十一灰塔。经曰：佛以四月八日生，八日弃国，八日得道，八日灭度，以沸星时，去家学道，以沸星时得道，以沸星时般泥曰。草木复更华叶，举国树木皆更茂盛。佛般泥曰去，三界天中天，光明以灭，一切十方，皆自归于佛。

佛般泥洹经卷下

从佛般泥洹，到永兴七年二月十一日，凡已八百八十七年余，七月十有一日。至今丙戌岁，合为九百一十五年。是比丘康日所记也。又至庆历六年丙戌岁，共计一千九百九十四年。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05 佛般泥洹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9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0/02/26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张文明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